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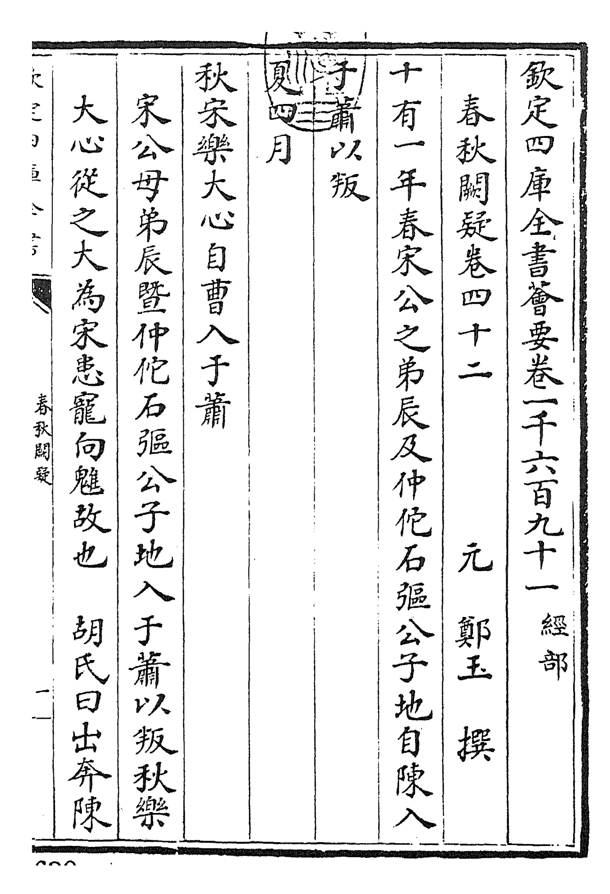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四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九十一 經部

春秋闕疑卷四十二　　元　鄭玉　撰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胡氏曰出奔陳

則稱曁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于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于叛君則無首從之别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曁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隣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始叛晉也　家氏曰自文公之霸魯事晉惟其嘗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于執樂祁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張氏曰墮毀也毀其所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强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强臣不敢恃强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為季氏叔氏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歛處父方恃强以敗陽虎而孟氏用之故二邑雖墮而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不克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克郟　高氏曰諸侯同叛晉而齊不能一之衛之伐

曹亦自適已事而已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

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

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家氏曰始城費城郈强族

所以抗其君今墮郈墮費強族所以自去其疾蓋費郈有叛者故二氏以君命而墮之而成之守者猶事孟氏而不替故孟氏猶不受命劉氏意林曰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強大夫執國命而陪臣叛事勢則然矣不務以所望乎下者事上則奚由順哉譬之伐木不自其根必復滋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源與根無他在已而已矣故師行邦域之中而書之若異國然此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之意也

冬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孫氏曰天子有天下

諸侯有一國天下有逆命不服者則天子命諸侯伐之一國之邑有背叛不從則諸侯命其臣伐之故天子無伐其諸侯諸侯無討于其邑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逆命者衆故有王而伐鄭者陪臣擅命而權在私家諸侯不得為政故有公而圍成者成魯邑而魯圍之書公曰圍成以見諸侯之失道也　愚按三都之墮先儒多以為夫子與聞其事愚獨以為不然蓋夫子相定公為夾谷之會以禮服齊齊人憂孔

子用于魯王道將復行于天下而齊之所為無所容于世矣于是歸女樂實欲沮孔子之為政而孔子遂行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夫子仕魯得時行道不及百日其行事之可見者夾谷一會而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至再而不克此時孔子已不得用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于是始墮三都計孔子已不在魯矣議者謂傳稱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以為證愚疑仲尼本仲

由字傳寫之誤爾蓋仲由將墮三都故在公側目擊其事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非必仲尼也按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詳味夫子是言豈墮郈墮費云乎哉公親圍成云乎哉聖人所為有大過人者必如夾谷之會齊人自服侵疆自歸何煩二氏之師師公之親圍乎學者宜深考焉不可拘于傳記之說遂惑之而不辨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鋭師伐河内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内　家氏曰齊侯次于五氏次于垂葭傳皆以為伐晉春秋惟書次而不書伐不與其伐也非謂晉不可伐也晉既失霸則凡中國諸侯能舉方伯連帥之事者皆可以修明霸業號名天下初不必求之于晉也

為景公者當請命于周而徧告于諸侯之國曰晉比歲多故夏盟無主諸侯强吞弱小併大弗問臣逐君下陵上弗恤夷狄滅同盟之國視非已責弗救諸夏罔所依憑吾承王命將攘夷遏亂以修方伯連帥之職辭直而義壯孰不我從乃今日會某明日盟某又明日次于某具其末也復悉力以救晉大夫之叛者愈行而愈陋欲以圖霸豈不難哉

夏築蛇淵囿

高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志不及國矣且圍成弗克歸而為此何振之有又況魯國之囿一而已矣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孫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者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

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胡氏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簒弑之階堅氷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于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

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将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将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胡氏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内外離折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黄

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内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强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于晉事或畧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内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徳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縁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吴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

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之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胡氏曰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

請而使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曰歸易辭也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于書歸則仗義不足録矣家氏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于為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為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氏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人之亂臣者皆有欲為亂者心也而其君㝠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為至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趙鞅專殺荀寅士吉射之

興兵其罪不同所以不忌其君則同也鞅挾晉陽之甲將以内向此叛也寅吉射據朝歌外交齊狄以抗其君亦叛也鞅之交在内故不旋踵而得入寅吉射之交在外故事危而難成春秋于入晉陽入朝歌皆書叛惟其公也知躒韓不信魏曼多黨趙鞅為之請復惡寅吉射攻而去之各私其私也春秋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之于晉也

薛弒其君比

胡氏曰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孫復之于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于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　愚按稱國以弒其義有二晉弒其君州蒲歸罪遭弒之君也吳弒其君僚歸罪當國大臣也薛比之弒三傳不載其事莫詳其故不敢妄

為之說要之亦不出此二者之例姑闕以俟知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十三年春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

惡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至是衛侯逐公孫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家氏曰靈公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戌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為非戌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于善今戌也恃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濟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

以著衛亂之所從始胡氏曰趙陽北宫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貪人之所怨于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家氏曰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

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楚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荆楚既衰猶比而從之不釋是亦楚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伦連兵滅國誅楚而罪陳也啖氏曰凡書滅之書以歸及名者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而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茍出入必謂巳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吴太宰嚭以行成吴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者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今吴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吴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吴平吴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吴者左

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

克越已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

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胡氏曰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黄池之嵗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于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册不書疑仲尼削之也然則夫差之戰復父讐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

事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伯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而會以助不衷可乎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許氏曰齊宋魯衛崇奬亂逆而謀動干戈大義亡矣愚按晉國天下莫强焉且世主夏盟至其衰弱諸侯猶所畏憚也故齊景圖霸睥睨逡巡而不敢進令晉國内亂三卿俱叛使齊景能因其時誅其叛逆以正君臣之分則晉猶且頼之况他國之諸侯乎一舉而霸業成矣顧乃背其君而助其臣舍其順而從其逆此昧義

從亂之行也豈可以主盟諸侯哉宜其死之日民無

德而稱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氏曰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杜氏曰石

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泰山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

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理此謂助祭諸侯焉魯未甞助

祭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子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

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　劉氏權衡曰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慚焉則朝而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于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而内則逐公叔戌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于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

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又走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張氏曰劉氏之説發明蒯聵不敢殺其母當合劉質夫解觀之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

矣故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譖言而非當時之實録也　愚按蒯聵無弑母之事二劉辨之詳矣或者猶有疑于戲陽速之言謂此為當時明證殊不知譖諂面諛之人苟欲阿附其上則亦何所不至速聞夫人之啼知其欲歸罪于太子即為同謀之説迎合夫人之意誣太子以證其事之為實此姦人憸險之所為世常有之而人不之覺也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正謂其誣已也此等之言何足信

哉家氏曰自入春秋衛國再亂始以宣公納伋妻終以靈公溺南氏綱淪法斁内憂外患相乘而起以是知一身一家一國理亂脈絡相為流通聖賢六經所以垂戒殆非虚語春秋先書三大夫之奔至是遂書大子逐衛亂已成而靈公獨不悟其後子據國而拒其父臣稱兵以伐其君大亂幾亡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之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是也而蒐田見于經皆不曰公于是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來會公足知蒐者公也然而不曰公者政在三桓非公自出也棠魚郎狩遠地則譏而隱桓之時政猶自出無三桓之專故也故皆曰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久矣蒐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也故皆曰大蒐而不曰公

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之罪也

城莒父及霄

謝氏曰邱與費患其固而墮之莒父及霄患其不固而城之苟惟弗擇忠良而畀之以邑則二邑雖固適足以為叛人之資而已杜氏曰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

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家氏曰邾魯不相為下有自來矣今中國無霸諸侯擅兵魯之強家且將不利于邾故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復此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抑亦甚矣而哀二年季氏卒興師夷其國春秋備書之責魯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氏曰不言其所食慢也穀梁氏曰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氏曰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

以為有命而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

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于位也

夏五月辛亥郊

謝氏曰著其失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高氏曰定公立十五年豈不欲政自已出權不外奪乎而卒不能者以其愚蔽故季氏立之爾夫

季氏籍祖父之勢僭有民柄一旦制在陽虎僅而脫禍公不能乗其衰微尊任聖賢以自固則公之愚蔽可知矣是時季孫劊艾禍難勉用孔子而齊人歸其侵疆則公與季氏豈不知聖賢之可以安國而取榮耶卒之齊人歸女樂君臣共觀之遂廢朝事而孔子行蓋公之愚蔽如此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

也　師氏曰經凡書次譏其緩不及事也然有雖不及事而尚可為聲援者如次于聶北救邢之類邢獨倚之危而不亡是以録其功書救若夫名為救而勢力危弱不足以為聲援徒勞民動衆以次于無用之地則今齊衛二侯是也欲救宋也既無救宋之實又無救宋之聲在宋則不知其援在鄭則不知所畏徒見其次于渠蒢而已書之者譏其無謂而徒勞也家氏曰齊桓伐楚次陘當伐而伐當次而次景不足知

此

邾子來奔喪

公羊氏曰奔喪非禮也高郵孫氏曰禮天王崩諸侯近者奔喪遠者會葬魯諸侯邾滕列國而奔喪會葬如天王之禮春秋一切書之用見魯之强而邾滕之弱其失禮僭禮有如此者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于强大之國非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高郵孫氏曰姒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禮妾母不稱夫人不書卒葬而春秋之時稍稍僭之故妾母稱夫人書卒葬同于小君而孔子皆書之以懲其僭是時哀公即位未逾年而其母未敢僭夫人之號故卒不稱夫人而書氏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曰諸侯會葬非禮也大東萊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于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强弱利害為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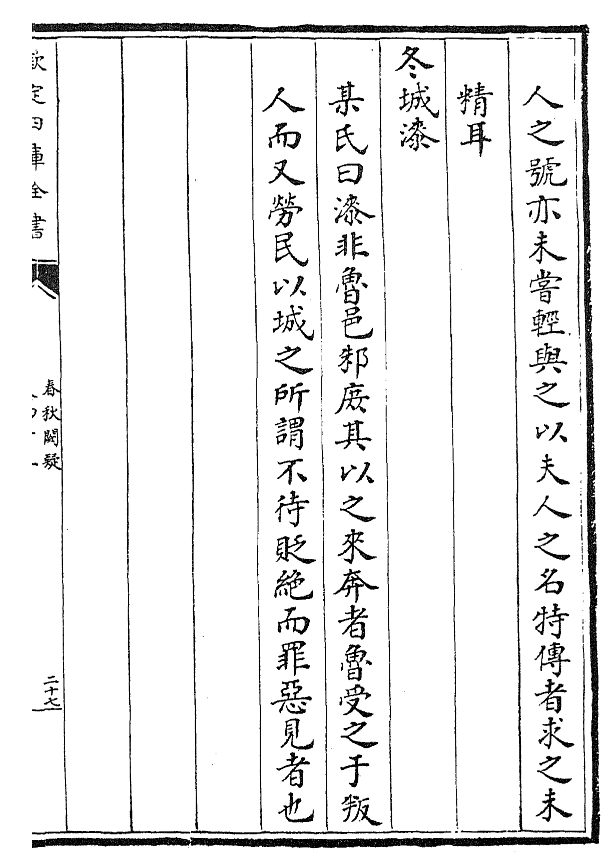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　穀梁氏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謝氏曰古者日旦而葬日中而虞日旦而葬敬之至也日中而虞哀之至也高氏曰日下昃則失

虞之時甚矣君子之于親不忍一日而離也故葬曰虞者所以寧親也乃者難辭乃克葬者所以重孝弟之情也

辛巳葬定姒

高氏曰春秋自成風後妾母皆僭稱夫人譏不正也此不稱小君以子未成君故母亦未成夫人家氏曰定姒得書卒葬明其為君母也不書夫人小君著其為妾母也春秋于魯之妾母著義甚精雖不削其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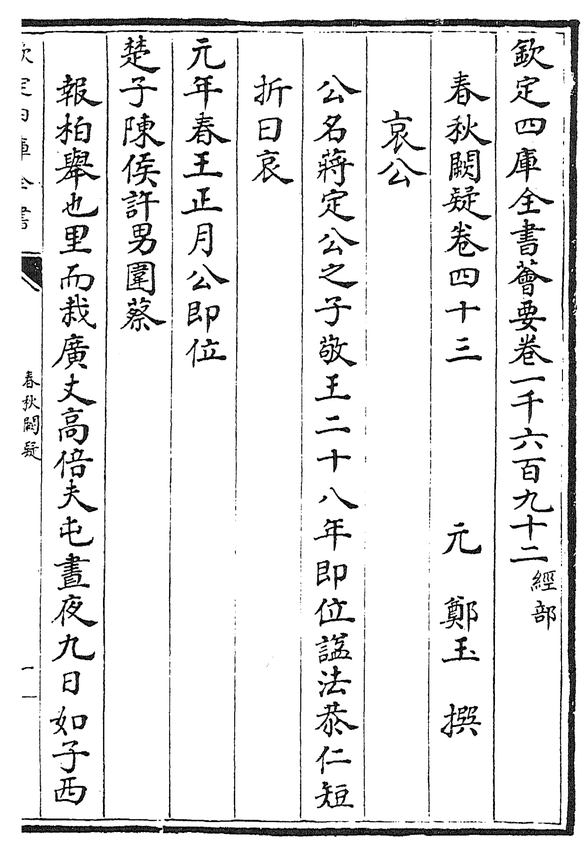


人之號亦未嘗輕與之以夫人之名特傳者求之未精耳

冬城漆

棊氏曰漆非魯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之于叛人而又勞民以城之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春秋闕疑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九十二 經部

春秋闕疑卷四十三

元 鄭玉 撰

哀公

公名蔣定公之子敬王二十八年即位謚法恭仁短

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

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子是乎請遷于吳　胡氏曰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是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于不怨故議讐之重輕有至于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

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
楚之罪辭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胡氏曰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
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全曰牷傷曰牛巳牛
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
不敢專也
秋齊侯衞侯伐晉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許氏曰伯主奉王命以正天下而諸侯至于合從以伐之春秋書以著中國之無伯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謝氏曰邾子來會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伐邾者魯之不道也薛氏曰邾子

不自為國非禮以朝强大而不免於伐實自輕之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謝氏曰以邾微國而三卿帥師伐之以田故也

邾人入田以求免難故取漷東沂西田書取罪其不

義也書漷東沂西謹邾之分地取漷東猶未足于是又取沂西書及沂西鄟其無厭也胡氏曰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葢季孫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高氏曰三卿伐而二卿盟者季氏臨之叔仲歃之是季氏之汰也自謂猶君矣其畀邾亦甚矣家氏曰三家俱出而

二氏獨盟見仲孫欲盟而罷兵季氏怙强終期滅邾乃已春秋書之所以誅也七年入邾大夫不欲季氏違衆以行于斯盟見之矣　愚按必合三說觀之方足以盡三人代二人盟之義蓋季氏志在滅邾而得其土地二田不足以充其所欲故以田與叔仲巳無所取使二氏自與邾盟已但臨之而已季氏所以不與邾盟者一則不屑與之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心終欲遂其入邾之志而未肯與之盟也比事以觀

斯可見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秖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世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樸鄉呂氏曰使蒯聵欲殺夫人則是以子而殺母也以子而殺其母則父子之義絶矣出奔不復乃理之宜及其納于戚聖人不應以衛世子書之聖人書之以衛世子則是蒯聵世子之位未絶也蒯聵世子之位未絶則知其必無欲殺母之

事矣　按春秋書世子者三鄭世子忽蔡世子有衛世子蒯聵三者所書一同突雖立而忽之位終未絶也楚雖滅其父而有之位終未絶也輒雖立而蒯聵之位終未絶也觀聖人所書之㫖則蒯聵之名不可掩陳氏曰于戚内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比事萬世不可掩矣謝氏曰蒯聵以親則父也以位則世子也以義則未絶于國也為衛國計者

使輒先以君命即位次以父恩遜位輒既受位而後辭則上不違先君顧屬之命下不傷父子先後之倫衛之大事兩順而不逆矣失此道至使輒以子拒父而趙鞅有納世子之師故蒯聵納稱世子以責衛之臣子也　愚按夫子至此猶書蒯聵為世子蒯聵無弑母之事明矣所謂世子者以其承之于君父而世有其國者也豈有負弑母之罪而可世有其國得弑母之名而可謂之子乎今以論語考之冉有謂夫子

為衛君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子貢謂冉有曰夫子不為也蓋伯夷叔齊以兄弟而讓國衛輒蒯聵以父子而爭位夫子既以夷齊為賢則不為衛輒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子于蒯聵兩書世子豈即所謂正名哉夫輒以子拒父故名不正言不順而事不成使輒能用夫子則夫子必使輒退居臣子之位迎其父而立之則名正言順而事成矣以此二節觀之

蒯聵未嘗見絶于衛輒乃據衛以絶其父爾向使靈公之死有能明蒯聵之無罪復其位而立之則衛國之事定矣而南子在内終惡蒯聵遂欲立公子郢而郢又讓輒遂致衛國大亂然則無父無君者輒之罪也非蒯聵之罪也是不可不辨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

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于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逐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隷

圍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

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

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三年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

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
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
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
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
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
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
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
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

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栁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高氏曰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晉趙鞅遇鄭于鐵而與之戰故書晉及而不書伐特以兩國之卿自帥師共戰為文臨江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有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志乎此戰云耳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胡氏曰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于執政其

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還為文而殺公子騆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穀梁氏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高郵孫氏曰欲圍戚者衛也而主兵以齊蓋聖人之意以蒯聵為世子而衛輒拒之以子拒父而又圍之其罪不待誅絶而可見也齊大國又世盟主諸侯不

道父子爭國明大義以正之可也乃助其子以圍其父推之主兵所以深罪之也高氏曰先儒或以輒之拒父為尊祖以齊國夏衛石曼姑之圍戚為霸討嗚呼起後世亂人倫賊父子之禍者蓋此言也且蒯聵不過以疑似之迹奔逃于外以待父之察耳父子之恩未絕也輒為蒯聵之子豈不知之況人子之事親當致之于無過之地今見蒯聵出奔在外而遂以其父為罪人則輒之為人子已不免乎罪矣況又據國

而拒其父乎昔孟子論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輒之為人子能致其親于無過之地若此可也今反以已之大夫會外大夫帥師以圍其父則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皆自此絶矣夫曼姑以臣圍君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

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愚按蒯聵既無弑母之事輒固當明其父之無罪迎而立之使蒯聵而實有弑母之事輒亦只當致國于公子之賢者以身從其父可也豈有據國而拒其父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幙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

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藳道還公宫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公羊氏曰何以書記災也胡氏曰不言及等也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蓋非禮也劉氏曰桓僖久矣其宫何以存不毁也曷為不毁三家者出于桓立于僖以是為悦者也謝氏曰桓宫僖宫當毁不毁而天災及之此天人之際其應甚于影響者

也故逆則災生順則福至天人之常理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謝氏曰貪土田以致寇城邊邑以備難故比年凡四城許氏曰所城非近地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高氏曰曹本屬宋既而叛之夫曹不量力而奸强國

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氏曰獵公子駟之黨胡氏曰放公孫獵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説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謝氏曰脅其地盟其君句繹之血未乾而又帥師圍

邾魯國之罪也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鄟沂

田受繹盟猶不免圍小國困于水火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

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

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

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杜氏曰按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

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高郵孫氏曰春秋弑君有稱國者有稱人者有稱名者未有書盜者書盜不知其來且何國也其君見弑而不知弑者之名是以曰盜耳不曰蔡盜而但曰盜焉是明不知其弑者之名也師氏曰蔡侯為一國之君而一旦為盜所殺則蔡侯所為固可知矣為蔡之臣而立乎蔡之本朝者莫能得盜之主名則臣子之罪可逃于筆削之閒乎國君被殺不曰弑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然後謂之弒今此既不知盜為誰則盜或出于異邦之人未可必也故不以弒歸之臣子馬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拒難陳氏曰弒稱國則凡在官者無人也稱盜則凡在官者無人也謝氏曰以國君之尊而盜得殺之朝無屏衛國無政刑可知也刑人與盜皆人倫所不齒也朝無屏衛國無政刑則盜與刑人出為至尊仇敵其可不戒耶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弒矣師氏曰蔡侯被殺之後而公孫辰出奔其迹良可疑也非斯人弒君則亦必弒君之黨耳意其國人疑之辰不自安是以出奔而免討也書辰之族而去其官則辰之不臣亦畧見矣　愚按春秋書辰奔于蔡侯被殺之下非辰與聞乎弒則

必事有相連者辰執則罪人可得矣今辰出奔而殺

蔡侯者遂不可得其主名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高氏曰天下無霸强得凌弱故宋得以執國君而無

忌也執非其罪所以稱人

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愚按蔡侯之死傳稱公孫翩逐而射之則是臣弑其

君奚宜書曰蔡公孫翩弑其君申而經書曰盜殺蔡侯申則殺蔡侯者非公孫翩也又云文之錯殺翩則宜以討賊之辭書曰蔡人殺公孫翩而經不書殺公孫翩則翩非賊也至謂殺翩遂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既以辰姓霍皆為翩之黨而或逐或殺用刑不同何也兼傳謂逐辰而殺姓霍同在一時共連一事而經書辰之奔在殺蔡侯之下與殺蔡侯之事若有相連而書姓霍之殺在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

子之後與殺蔡侯之事若無相涉則是逐與殺各在一時而非為一事也愚謂姓霍之殺自以別事春秋書之特著蔡擅殺大夫之罪耳使因賊黨而誅之安得復存其官而謂之大夫也哉且殺君大惡也討賊大刑也聖人隱大惡之名緩大刑之討釋其首惡不坐而獨歸獄于其黨與吾知其無是事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

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公羊氏曰執戎曼子赤歸于楚辟伯晉而京師楚也家氏曰諸侯有罪執而歸于王書執某侯歸于京師霸主不敢專其威福是以歸之于王所以尊京師也戎蠻雖邇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于是自拔歸晉晉人倘

畏楚之盛强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荆蠻是以事京師者而事荆蠻晉之罪大矣謝氏曰不歸于京師而歸於楚是以楚為邦國主而歸之也晉侯書人貶之也書歸於楚罪其背王室而臣荆蠻也胡氏曰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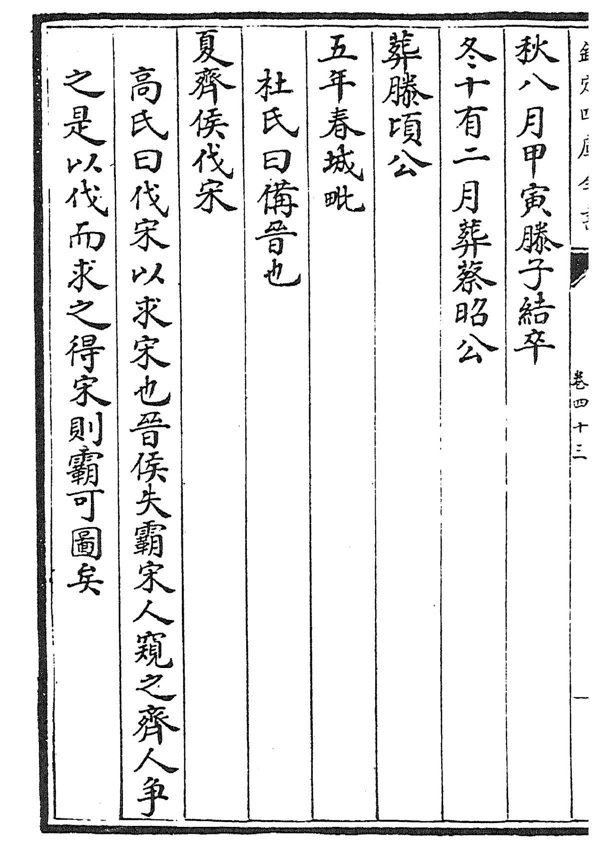
高氏曰城西之一面以備晉也謝氏曰魯城西郛取

罪之道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蘇氏曰亳社商社也周之滅商也以其社賜諸侯所謂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也高氏曰周自克商之後凡封建諸侯皆使立亳社顏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人君常思慎敬懼危亡也董仲舒劉向亦云亡國之社所以示戒也閔二年傳曰間於二社為公室輔杜預謂二社者周社亳社之兩閒朝廷執政

所在也程子曰觀書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為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為不可而不遷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為遷之不若不遷之為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家氏曰或曰此周之亳社災為天下記異義亦通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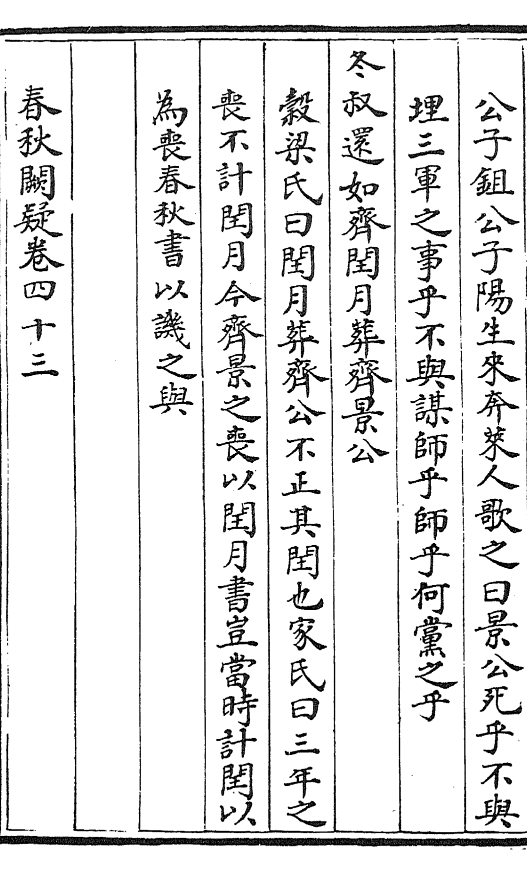
五年春城毗

杜氏曰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高氏曰伐宋以求宋也晉侯失霸宋人窺之齊人爭之是以伐而求之得宋則霸可圖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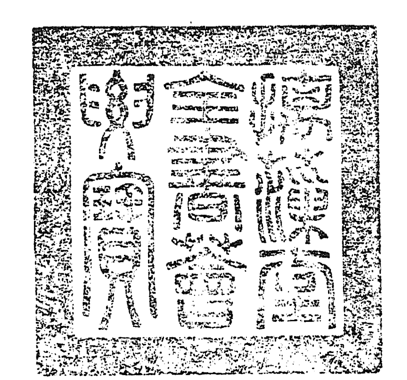


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穀梁氏曰閏月葬齊公不正其閏也家氏曰三年之喪不計閏月今齊景之喪以閏月書豈當時計閏以為喪春秋書以譏之與

春秋闕疑卷四十三



覆校官編修　臣曹城

校對官庶吉士　臣朱攸

謄錄監生　臣王朝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四十五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闕疑卷四十四

元 鄭玉 撰

六年春城邾瑕

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防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菫菫自守而已是以譏也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愚按邾

瑕公羊以為邾邑然魯人既無入瑕之事又無取瑕之文忽有城瑕之舉且不帥師徒竟成是役疑只魯邑而自城之非強城邾邑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高氏曰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趙鞅伐之

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

乃救陳師于城父　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召陳侯不至吳人怨之今伐陳者修先君之怨也聖人惡吳人侵暴中國故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

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
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
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
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
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
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高氏
曰二子從君之亂命廢長立少既又不能全其嗣君
而陳乞將立陽生故先出奔師氏曰國君將薨必有

受顧命之臣而齊之所任無出二子之右二子既受命立君不終所事畏死奔于他國則齊國之難誰任其責以弭之二子之罪于此不可逃矣許氏曰親臣去則國體輕國體輕則君勢降故必奔高國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家氏曰高國從君于邪又不能以死奉荼名而奔之所以誅也然高國百年之舊族一旦為疏遠賤臣所傾高國逐而孺子死孺子死而陽生立齊國之命制于陳氏自是三弑其君國隨以

亡由辨之不早辨以至此極亡齊者景公乎

叔還會吴于柤

許氏曰叔還以吴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吴好也吴心叵測可以强大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吴覯以資其力君子志柤之會于此知魯之將有吴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

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于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

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齊陽生入于齊

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胡氏

曰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絶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啟亂者乎故齊景問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愚按繫陽生于齊所以明國君與子之法陽生不稱公子所以明人子事親之道使人君而知此則豈有廢長立少以亂其國如齊景公者乎使人子而知此則豈有弑君篡位以陷于逆如陽生者乎此春秋之所以為教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

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

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説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杜氏曰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謝氏曰陽生之入陳乞召之也立陽生遷孺子陳乞之命也由此上下易位而齊君被難于姦凶之手矣齊國廢立之權皆出于乞故荼之禍以首惡歸陳乞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弑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陳

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也高氏曰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荼安所置哉春秋別嫌明微故誅陳乞非天下之至公孰能與于此家氏曰桓公之入書齊小白入于齊陽生之入亦書齊陽生入于齊然桓公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也陽生先荼之弑而入既入而後陳乞弑荼荼弑雖在陽生既入之後謀實定于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

晉獻公殺其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與此畧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里克則陳乞也然夷吾不與殺而陽生實與于殺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但弑荼立陽生乃陳乞之本謀陽生非陳乞不得入故弑君之罪專在陳乞此春秋書法輕重之權衡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叛晉也　家氏曰是時諸侯無從晉者宋之侵鄭豈為晉乎宋人連歲有事于曹諸侯無救之者意鄭人與曹為援宋疾而侵之故是歲冬宋圍曹鄭救之自是宋鄭交兵互取師馬于雍丘于嵒是也春秋書宋侵鄭責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愚按衛輒以子拒父于今六年晉人不能明大義聲其罪而伐之曼多乃以衛不服之故掠

其境而侵之亦可謂不知務矣晉之失霸不亦宜乎

夏公會吳于鄫

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

必百牢亦唯執事吴人弗聽景伯曰吴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茍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吴為無能為也　謝氏曰六年會吴于柤七年會吴于鄫魯之

畏甚矣非保國之道也張氏曰比年書會吳所以著
哀公之失謀于始而遺患于後日也家氏曰吳徵百
牢魯人陳義以爭吳卒不從甘于㝠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
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
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

遠吳憑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
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
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
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
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　穀
梁氏曰以者不以者也臨江劉氏曰邾子益何以名
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穡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
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于茅請救于吳

明年吴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内曰以來内外之别也胡氏曰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宫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因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吴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

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宫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

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説説之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説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高氏曰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謝氏曰樂髡帥師伐曹向巢帥師伐曹宋人圍曹大國無一為之援

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家氏曰春秋與鄭之能救
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
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
之　愚按宋公滅曹而經書入先儒以為力能救之
而不救故不言滅信爾則救者之罪何責乎曹之過
也或又謂滅者亡國之善辭曹亡與虞同故不書滅

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難以例觀也或又謂曹亡春秋之終興滅國繼絶世夫子蓋嘗有此言也于是曹不言滅其意蓋謂夫子至此不忍書滅也義則深矣而失之巧聖人之心公正平大聖人之言明白洞達未必如是之深且晦也詳考其義與公入郛以郛子益來同文然其後既殺曹伯又無復曹之事亦不應以内辭書外事也入字疑誤

吳伐我

吴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于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

也不救何為三月吴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吴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吴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吴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

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聞之一夕三遷吴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吴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吴吴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吴人盟而還

蘇氏曰不言四鄙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胡氏曰吳爲邾故興師伐魯盟于城下經不書盟諱之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爰婁而春秋與之令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

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自強偷生惜死至于侵削淩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程子曰内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

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俘其君能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説之家氏曰公羊穀梁以齊人為邾故謀伐魯故以地賂之左氏則以為季康子嘗以女妻陽生陽生既君齊而女未以歸故齊人來伐今以經旨而觀齊之兵端當從公穀非以女故蓋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魯既歸邾子取邑之後即繫之以存邾魯既歸邾子齊既歸侵疆春秋與齊以存亡之義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愚按不曰邾子益歸于邾而曰歸邾子益于邾者蓋言邾子益歸于邾則是邾子能自歸或藉諸侯之力以歸也今曰歸邾子益于邾則是魯見諸侯之伐已悔前過而自歸之也聖人與魯之意明矣許人改過遷善之義宏矣此義苟行天下

後世有不可為善者乎家氏曰觀吳伐我而春秋不與之以救邾齊取二邑而春秋繫之以存邾而聖人之意可識矣蓋齊之力自足以制魯何必召吳而與之俱伐存亡國義也召吳兵而伐與國則不得謂之義矣所以卒召外冦而有殞身喪師之悔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

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

故也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

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高

氏曰公既歸邾子益于邾故齊人歸讙及闡前書取

逆辭此書歸順辭張氏曰濟西田歸于十年之後故

書我讙及闡歸于取之年故不言我泰山孫氏曰凡

土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取而不歸則

又甚矣謝氏曰我兼邾則齊取我邑我棄邾則齊歸我邑不守天子分地而輒以兵力爭地爭城王法皆在所誅者也師氏曰齊欲救邾緩頰修辭開譬利害使魯悟而自歸之可也乃取魯田以為脅致若曰不歸邾子則田不可復得茲則因事肆貪魯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向使魯不歸邾子則讙闡遂不免為齊所有是豈救邾之道耶胡氏曰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息也以此見魯君造

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穀梁氏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趙氏曰凡悉俘之曰取某師臨江劉氏曰此師也其言取之何覆之也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于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

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大東萊呂

氏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不義也猶有

難也此直言取之易之甚也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

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

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家氏曰宋既滅曹又取鄭師于雍丘怙其驕盈親御戎以伐鄭書宋公伐鄭非爵也貶也

何以知其為貶宋滅曹者也鄭救曹者也鄭自救曹以來與宋有隙連歲交兵雖更勝迭負不能存曹人之傾覆而鄭于義為直春秋與之比事而觀可以見矣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齊甥也故遂奔齊　陳氏曰此吳人討邾奉太子革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

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高氏曰先為魯所獲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伐齊

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至是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　泰山孫氏曰公會吳伐齊齊以邾子返國辭吳師令會吳伐齊其惡可知也家氏曰甚矣夫差之不仁也齊請兵伐魯為邾故耳邾子既得返國齊人辭吳師齊魯無

事吳亦得息其民夫豈不善乃以是為怒移伐魯之兵以伐齊于此知夫差之將亡夫以太伯之後已起而圖霸使之率循于義亦無不可而負才矜力日尋干戈聞伐國則喜而勇往聞止師則怒而移伐是故春秋惡之書會吳伐齊公與吳皆有貶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愚按經

書齊侯陽生卒而傳稱齊人弑悼公以赴于師蓋是時夫差怒齊之止吳師也率四國之師以臨乎齊兵威甚盛齊人方恐懼無以為解而悼公適斃乃偽赴于師若曰齊君得罪于吳國人已討之矣無辱諸侯之師吳師乃還史因其赴遂以弑書經考其弑乃書卒也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修

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于是取犁及轅毁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許氏曰助吳亂華伐齊之喪具文以見其罪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謝氏曰公孟彄以世子之禍出奔今以齊力還國書歸明其無大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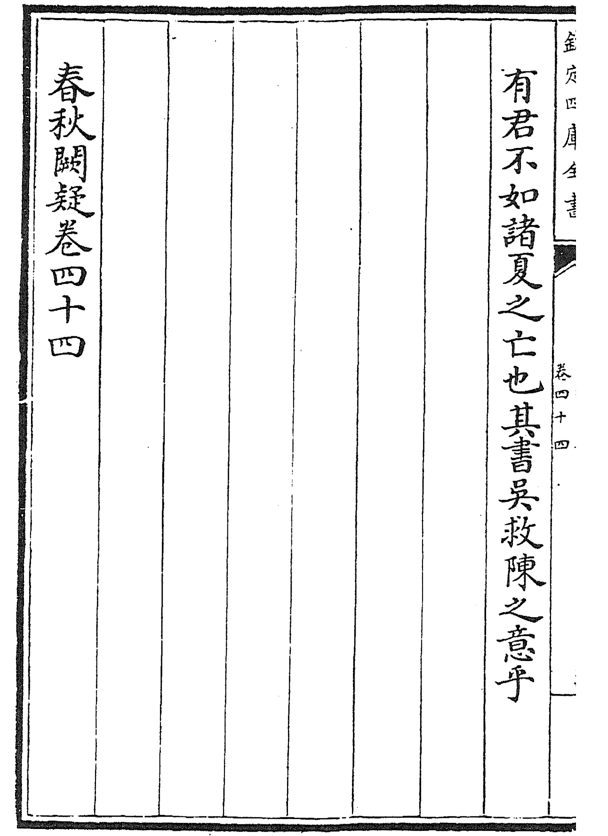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

而安民乃還　胡氏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吳使季札來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横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予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春秋闕疑卷四十四

春秋闕疑卷四十五

元 鄭玉 撰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及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

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

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

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鋭敏我不欲戰而能黙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謝氏曰凡諸侯來伐不至國都則書某鄙至國都則書伐我皆婉其辭以父母國故也　愚按郊之戰論語稱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

敢後也馬不進也所謂門者必魯之城門也則齊師逐魯師已至魯之城下矣故云伐我也是戰也魯得不亡者頼有孔門諸弟子耳許氏曰以魯之微搆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禮義正勝則國幾于亡此仲尼之徒也以是知君子居人之國雖曰其道不行猶蒙其福焉

夏陳轅頗出奔晉

初轅頗出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為已大器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許氏曰春秋書陳轅頗之奔若曰為人臣而刻下以附上託公而營以私者其亡乎家氏曰聚歛媚上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十年冬吳子使來復儆師至是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

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置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置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

國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愚按何休註公羊傳謂魯與伐而不與戰然則魯師雖在行是日未出戰故經止書及吳戰也家氏曰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再責魯深矣當闔廬之世春秋嘗進吳書子自夫差之立迨今十有三年春秋皆以號舉之爲其用兵不戢而夷之也或曰吳伐齊國書禦之敗而書獲何也曰責國書不能討内賊以伐魯而召吳師也國書齊之世卿爲中軍元帥國之

存亡係于掌握而坐視陳氏弑君專國而不能討又從而受令焉其亦可鄙甚矣及乎艾陵歌虞殯具含玉未戰而魄先褫兵敗于外賊乘于内簡公之弑齊國之亡自兹以始不責而誰責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

之娣置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衞人立遺使室孔姞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衞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家氏曰世叔齊之奔不足紀也春秋所以書譏在孔文子春秋之義每責備賢

者孔文子衛之賢大夫論語所謂敏而好學不耻下問者也而于世叔有二大過焉既使之出其妻而妻之又以其通于初妻之娣奪其妻而逐之復使世叔之弟遺烝于嫂瀆倫亂教至于再三夫子為是而去衛書齊出奔齊不足多責責在文子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

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于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胡氏曰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

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底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

之征達于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寛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五月昭夫人孟子卒　公羊氏曰孟子者昭公之夫人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愚按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告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春秋常法凡書夫人

薨葬必著其氏若著其氏則知其同姓而不可諱矣

此孟子所以不書薨葬而深諱之也然魯事多因諱

而後顯聖人對陳司敗以昭公為知禮而司敗因言

昭公同姓之為不知禮春秋書孟子卒而不稱其氏

讀者因知孟子歸昭公之為同姓觀知禮之對既足

以見聖人尊君親上忠厚之心觀苟有過人必知之

之語又可以見聖人無欺天下後世之意然則對司

敗之言即作春秋之旨也凡人所為一違于道雖以聖人為之掩覆回互而終不可諱也越禮亂倫者當知所以為戒云

公會吳于槖皐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神明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

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

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

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謝氏曰宋師伐鄭乇于嵒鄭罕達扼其師而陷之書宋師著其禍之大也鄭師不戒入宋雍丘而宋皇瑗取之宋師不戒入鄭嵒邑而鄭罕達取之用兵寡謀則有至全師覆沒而不反者可不畏耶高氏曰師出而不設備者皆棄師之道故春秋著之以為伐國者之戒家氏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

也先書宋取鄭師于雍丘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于嵒責鄭也責在取師則兵端有不論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

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吴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

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吴人將以

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

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

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吴有豐于晉

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

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吴八百乘

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吴而如邾以事晉且執

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户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公羊氏曰吳何以稱子主會也高氏曰黄池之會不

主晉侯而主吳子者晉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横中國諸侯大小震慓皆宗于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元年書齊侯衛侯伐晉見霸統之絶已受諸侯之伐故黄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句吳主中國也不與句吳主中國者存中國也故以晉侯及吳子為文稱吳之爵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之及所以抑句吳之横春秋謹嚴其義甚微故首止先及而后會

所以尊王世子黄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吴子也謝氏曰鍾離柤向之會皆殊會吴者以中國主會也以中國主會故殊會勾吴而外之黄池之會以晉及吴者以勾吴主會也以勾吴主會故先晉後吴而抑之此主會則外之彼主會則抑之聖人尊中國賤吴楚其心見于此矣胡氏曰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于已為長蓋大伯之後以族屬言之則伯父也而黄池之會聖人書法

如此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王上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于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況于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為此至于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愚謂春秋之初隱桓之

世周室雖衰天下猶知有王也北杏之會齊桓倡伯天下之事諸侯專之不復知有王矣至于會溫晉侯遂以諸侯召天王矣春秋之中晉霸弈世以攘夷狄為事天下猶知有中國也宋之會楚人如晉分主夏盟楚人爭先不知有中國矣至于黄池吴子主之晉魯皆聽命矣然則天下之壞齊晉吴楚壞之也三代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未聞有霸主之權也中國四夷各安其分未聞有夷狄之横也自齊晉既霸而

王者之澤竭吳楚強盛而中國之勢微孔子爲是而作春秋專以尊王而賤霸内夏而外夷然齊晉猶假尊周之名以行攘夷之事聖人以其雖有無王之罪終有攘夷之功故始也抑之中也進之終也與之矣然非聖人之得已也與之者所以救一時之亂抑之者所以杜萬世之亂也至于吳楚既有僭王之罪又有猾夏之惡聖人所以終絶之而莫之與也此黄池之會所以序晉吳上而書及以終春秋之盟會也歟

革霸從王正春秋之所以望于後世攘夷安夏又春秋之所以望于後王也知此則知春秋所作雖終于獲麟實終于黃池之會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吴

十一年吴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吴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吴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

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吴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至是越子伐吴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

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三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冬吳及越平　高氏曰吳方為黄池之會爭權上國而於越又乘其無備而入

之自是吳不復振而越亦僭號稱王遂入于中國而天下日尋夫干戈不復知有周室矣原周之衰自幽厲失道三綱紊亂而禮樂征伐猶自出于天子諸侯尚不敢肆也及平王東遷王室不競諸侯國自為政周道凌遲夷于列國迨隱之世習以成俗而楚遂潛竊王號無所忌憚然而文武成康之德猶在民未忘周也故齊桓晉文相繼而起莫不秉大義以攘夷狄而尊王室其盟會征伐必以王命為首諸侯順之者

存逆之者亡世雖無王而法猶立故春秋推王法以
繩之以天下猶知有周也及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
出于大夫吳楚横行于中國以勢相吞滅自於越入
吳之後吳楚又衰於越復盛禮義無所復施政刑無
所復加諸侯習于亾亂不可告語靡然入于戰國不
復知有周而皆稱王矣胡氏曰夫以力勝人者人亦
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
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

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吴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鑒而楚滅之楚又不鑒而秦滅之秦又不鑒而漢滅之春秋初書於越入吴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吴在黄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家氏曰此春秋霸國侵伐之終事也晉之盛威令行

于天下不待加兵而人知服從今其衰也趙鞅魏曼多更迭用兵侵伐小國數修怨于衛衛卒不服豈其力之不足耶鞅多志不在于求諸侯霸中國志于怙權自私而已矣春秋書黄池之會繼以楚伐陳於越入吳閔夏盟之無主中國凌遲周室日微桓文之功遂熄天下日趨于亂是故于鞅多之用師深注意焉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氏曰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家氏曰平旦衆星皆没孛乃見孛彗也邪惡之氣鍾而為彗彗者掃故置新之象前此入于北斗孛于大辰見以夜也今書孛于東方天欲旦太陽將升而孛見焉太陽升于東孛見于東妖星干太陽駭常之變也春秋降而戰國世道至此大變始無王終無霸七國並興皆以號僭舉天下不可問矣哀哉

盜殺陳夏區夫

高氏曰凡書盜者以人皆可得而執之也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于盜與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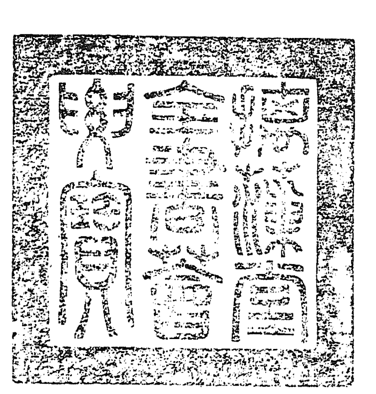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

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氏曰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愚謂因獲麟而作春秋故春秋止于獲麟麟為聖人出也世有聖人而麟出理之常也麟出而見獲聖人不得位之象理之變也聖人因麟出而見獲知其道之終不行也于是取其欲為治于當世者垂之萬世此春秋

所由作也雖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之嘆夫子固已知其道之不行未欲恝然忘于斯世故為之兆也至于麟出而見獲則知其道之決不可行也于是無復有望于斯世矣此聖人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所以為聖之時也嗚呼聖人之出處關世運之盛衰天不欲用聖人于一時者乃所以用于萬世也歟

春秋闕疑卷四十五



覆校官編修　臣曹城

校對官庶吉士　臣朱攸

謄錄監生　臣王朝寧